



夏天最后两朵莲蓬



闫楠在舞台剧《海鸥》中扮演康丁

绘画的原点

丁乃竺说,如果演戏是闫楠的宿命,那绘画就是他的使命。闫楠喜欢画马,因为马有神秘感;喜欢画鱼,因为鱼安静;喜欢画犀牛,因为犀牛离人类遥远……有人说,这本书是黑暗料理;有人说,是纸上戏剧;有人说,是童话故事。闫楠觉得这是一本日记,他希望书中的画和话可以温暖每一个孤独的灵魂。



答案在墙角飘扬



蜗牛屠夫

闫楠很早开始学画画,素描、速写、油画……结果,他却没有当一个画家,而成为了一个演员。“我的职业是演员,一年中好多天都在路上,画油画要很多时间,几个月到几年都有可能,有一次我用钢笔打稿,用墨和毛笔填色,我发现墨在纸上的效果是未知的,呈现出来的明暗很有吸引力,而这种形式对我来说很方便,又能表达我内心的东西。”

他的绘画世界里,充满了无穷的想象力,而文字犹如孤独的呓语,透露着或忧伤或温暖的力量。

插画《沉默的海浪》,一开始想用这张当封面,闫楠喜欢画马画鲸鱼犀牛,它们沉默但驰骋起来又自由,在海里的一艘船里,这幅画里的鬃不是马的鬃,是印第安人戴的翎子。

《面具小学三年二班合影》,小时候都有这种经历,到了几年级大家合影,从小被老师灌输戴一个面具,要这样写作文才会拿高分。“让我们虚伪地面对很多事情,从小被教育怎么面对社会,怎么找好的工作……所以我叫面具小学。”

《豌豆人》,从小长大,不知道自己身体里有个鲨鱼的卵,故事非常荒诞,当自己长大时鲨鱼也跟着长大,疼痛的感觉就像呼吸一样存在于自己的身体内,鲨鱼需要水,它们只有两个选择,一进入海里鲨鱼活,二进入土里豌豆活,最后豌豆人选择跳进海里,牺牲自己,成全鲨鱼。豌豆最后笑得很开心,和鲨鱼在一起,对它来说,是最美最快乐的时光。

《蜗牛屠夫》,当蜗牛从皮肤上爬过,留下软软的凉凉的感觉,它就像时光的流失一样,慢慢地,虚幻地,不知不觉地,时间这个屠夫总是温柔地给你来上一刀。

《一个爱上瓢虫的人》,下班的路上,偶遇一只瓢虫。他爱上了瓢虫,可是怎么接近呢。那个人从镜子中看到自己和瓢虫不太一样。于是,他决定去拔火罐,拔完火罐后,身上也留下了和瓢虫一样的印记。然而,当他去找瓢虫的时候,瓢虫已经不在。

《印第安杜尚在等待》,杜尚小便池《泉》是闫楠去北京看的展览。“它是我看完那个展览画的,印第安人在马桶上一直在等着仙人掌开花,其实仙人掌早已经开花了,但是他一直没有看到。”

……

……

绘本的最后,以《世界尽头马戏团》同名画结尾,穿入悬崖半身的鲸鱼、骑马的人和远处的飞鸟一起告诉你,“马戏团”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。

让人印象深刻的是《大鱼》里那个骑着鱼的大胡子老头,诉说着生活里的哲思:“那个叫‘从前’的老头是最富有的,因为所有故事的开头都说从前有一个啥啥啥,如果从前死了,我们就没有故事听了。不过现在大伙都更喜欢现在,没工夫去回忆了,所以从前骑着一条大鱼飞走了,他喜欢远方,就像我们喜欢钱一样。”…… ●



闫楠

Q: 你的画和文字是同步的吗? 还是先有旋律再有歌词的呢? 面具小学这张画中, 里面有你吗? 还是你只是个旁观者?

A: 它们是同时出现的, 画和文字就是同步的。每一个都是我, 每一个又都不是我。

Q: 你在塑造这些漫画角色时, 如何作人物小传?

A: 之前我会做很多功课, 只是先后顺序来说, 抽象的形象会先出现。具体的内容是在抽象的东西出现了以后, 有了方向, 我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步伐、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到达。

Q: 你会不会更想做插画师?

A: 为什么我学画画却上了中戏? 学画画很枯燥的, 每天就对着石膏画画。我去学表演就是不安分因子在躁动。不知道为什么, 我老是演那些苦情角色。话剧演员有个小习俗, 如果角色死了, 最后会得到一个20元的红包, 我一年下来可以攒的红包有这么厚。包括《暗恋桃花源》最后一幕, 我需要用最充沛、最柔软的状态来演出。两个都是我的最爱, 很难取舍。

Q: 如何平衡演员和画家这两个身份?

A: 这些图都是我在业余时间画的, 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, 不需要平衡, 就像《vincent》, 就是我在高铁上画的。没有墨水, 我就用茶水画。出来的成色还挺令我兴奋的。

Q: 绘画和演戏是你喜欢的创作方式, 假如说上帝非要剥夺一个能力, 你会留下哪一个?

A: 很难选。如果非要我做选择的话, 我可能会掷骰子决定。